

赌国龙虎

港澳商战系列小说

〔澳门〕星显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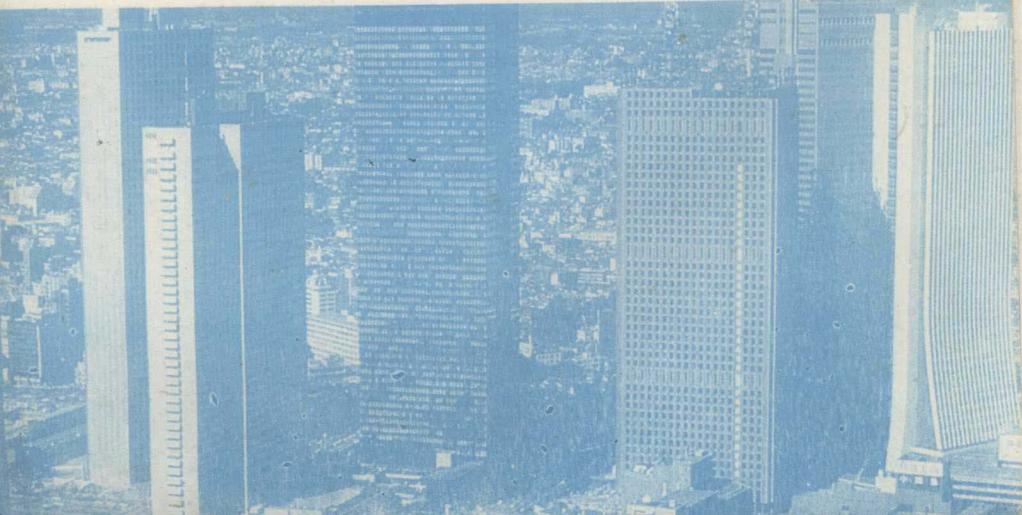
北京文藝出



港澳商战系列小说之一

赌国龙虎

[澳门]星显著



一
二
三
四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赌国龙虎

星显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体委印刷厂印刷

*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 字数:193 千字
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10000 册

*
ISBN 7-5378-1495-3
I·1456 定价:9.80元

目 录

上 篇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| 傅氏父子 称霸赌国 | (3) |
| 二 | 一代奇才 漸露头角 | (41) |
| 三 | 两凤争凰 逼离赌城 | (77) |
| 四 | 重返故地 赌业生辉 | (113) |

下 篇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| 计划拓展 整顿赌场 | (154) |
| 二 | 聘堪舆师 寻龙选址 | (187) |
| 三 | 赌城枭雄 明争暗斗 | (225) |
| 四 | 富豪斡旋 解决纷争 | (248) |

上 篇

萬一

傅氏父子 称霸赌国

一道强烈的闪电。——“轰”一声沉闷的雷响。

电光划破夜空，直向屹立在弧形半岛上的一座建筑物射去，把里面充斥着各种赌具的大小方桌照亮。

这是一间三十年代的中式赌场。

赌场外面雷电交加。

赌场里面风起云涌。

一连七日，这间赌场被一批赌国高手杀得落花流水。

落下的是黑点红点的骰宝，流出去的是白花花的银洋。

赌场在风雨中震荡，赌场的主脑一日接九九八十一次告急讯号。

赌场的主人——赌国之王傅人杰，急召他的手下叶金龙返回赌城……

* * *

浓眉、高颧、鼻梁笔挺的叶金龙，大步向赌场的司令部傅人杰的经理室走去，他时年廿九，十三岁出道，跟随傅人杰在赌海打滚已十多年了。

经理室内，除了关刀眉的傅人杰外，尚有他的老谋臣徐毕修，以及他的儿子傅志雄。

叶金龙刚走近经理室，里面传来一声极有气势的沉呼。

“金龙吗？进来！”

叶金龙浓眉一挺，便决然的走了进去。

傅人杰的关刀眉一张，用力拍一拍他身边的椅子，道：“坐吧，金龙！我有话对你说！”

“什么事？大哥。”叶金龙镇静的道，他接到傅人杰的急电，立刻从海城返赌城，连一口水也没喝，便迳直上来见他的老板。

“毕修，你先把下面的情形向金龙说说！”傅人杰的关刀眉向徐毕修一扬，道。

“是，傅老板。”戴眼镜、打扮斯文犹如学者的徐毕修立刻应道：“是这样，金龙，七日前，省城杀来一批过江龙，很可怕，几日内，已敲掉七百万大洋！赌场方面毫无办法……”

徐毕修正欲往下说，傅人杰的儿子傅志雄蓦地打断他的话题，道：“不！并非无法应付！我一早就主张给点厉害给他们看！把他们赶出赌城去！”

傅志雄虽然是傅人杰的嫡生儿子，但他的相貌却与傅人杰判若两人，傅人杰二道关刀眉令人望而生畏，傅志雄的双眉却

比美女的柳叶眉俏。不过，两人相貌尽管大相迳庭，但若论处事手段的狠辣，父与子却一脉相承，甚至子出于父而胜于父亲大人。

“甚么话，志雄，赌场打开门口做生意，人家有钱来光顾，你有甚么理由赶他们走？”傅人杰不大高兴地沉声道：“再说他们来自大省城，后台很硬，有心来踢盘，若不令他们心服口服，唱将出去，有辱赌城的名声！你这办法决不可行，志雄！”

傅志雄不服气的争辩道：“但他们买大开大，买小开小，赌场已被他们敲去七百万！照此下去，不出七日，整间赌场的钱便被他们捧走了！阿爸！”

傅人杰怒哼一声道：“他们敢！”

傅志雄咬牙道：“假如敢，又怎么办？”

傅人杰又牙痛似的哼了一声：“哼……逼到这地步，最多一拍两散……但我绝不希望走到这一着。怎么办？我要你们来，就是商量这个。”

徐毕修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目前有甚妙法？这班人简直有如神助，开十铺买中九铺，其他散客也有样学样，跟在他们后面下注，赌场的钱如流水般的流走，简直是中邪了。”

傅人杰不由一怔，喃喃的道：“中邪？”

徐毕修点点头，苦笑道：“这是唯一的解释，听说省城方面有人专门去向茅山师傅学艺，把巫术搬上赌桌，所以赌起来有如神助。”

傅人杰嘿声道：“若真的如此，有甚办法解救？”

徐毕修道：“听说女人摇骰，最易堕入巫术的圈套，所以，首先改用男士去摇骰。其次再在赌场周围洒黑狗血，用以驱除

赌场的邪气。傅老板，你如同意的话，我就马上派人去做。”

傅志雄一听便嘿嘿冷笑道：“赌场输的真金白银，他们赢的也是真金白银，用这等虚妄的办法，顶个屁用。”

傅人杰却沉吟不语，他眼下似乎就连这等虚妄的办法，也不得不加以考虑了。

叶金龙一直默默的听着，一切他都明白了，他甚至发觉，一向以处变不惊十分自负的老板，此时也有点手忙脚乱了。他因而微微的一笑。

叶金龙这一笑，却立刻就被目光犀利的傅人杰抓住了。

“金龙，你说呢？你跟我的日子不少了，把你召回来，就是想听听你的。”

傅人杰认真的道，傅志雄却不屑的微哼一声，显然他并不把叶金龙放在眼内。

叶金龙只作不见，傅志雄与他年纪相仿，处处以赌城未来主人自居，因此自然盯着叶金龙的一举一动。

“大哥。”叶金龙以习惯的称呼，淡然一笑道：“我想先下去看看再说好么？”

傅人杰尚未有所表示，傅志雄已忍不住重重的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情形就是刚才所说的，这几天我一直在下面看着，还会有错漏么？”

叶金龙微笑道：“赌场如战场，甚么事都会发生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大哥你说是么？”

傅人杰沉吟了一会，忽然笑了，他用力的一拍办公桌，决然的道：“好！从现在起，金龙你就是赌场的骰宝主任，骰宝方面由你全权负责。”

傅人杰一顿，立刻又加了一句：“当然，你首先要解决这班过江龙。”

“多谢老大。”叶金龙道。骰宝主任在赌场的地位很重要，犹如战场上三军的先锋，叶金龙心中不由泛起被重用的喜悦。

“好，好，你去吧。”傅人杰道，随即又鼓励地加了一句，“记住，金龙，从现在起，你的身份是骰宝主任。”

叶金龙点点头，便大步的走了出去。

叶金龙刚出去，傅志雄便向他的背影撇撇嘴，不屑的道：“他行么？”

徐毕修没说甚么，但也迷惑的连连眨眼。

傅人杰沉吟不语，好一会才缓缓的道：“金龙他很有点鬼才，所以我让他试一试，而且事急马行田，也唯有这一步可走了……但毕修你说的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今晚赌场收市后，也不妨杀几头黑狗取血洒场试试。”

徐毕修答应一声，也连忙出去准备去了。

傅志雄不高兴了，他不满的盯着傅人杰，闷声道：“你信外人，却不信我？阿爸！”

傅人杰微哼一声，用力的一拍桌面，沉声道：“甚么话？志雄！阿爸处事自有分寸。”他缓了缓，瞥一眼满心委屈的傅志雄，这才缓缓的加了一句：“阿爸老了，赌场日后还不是你的。就看你争不争气……去吧，下去大堂向金龙学几手，当然，也要留意他的动静。”

傅人杰说完这一句，待傅志雄出去后，他就打了个电话去一家钱庄，要对方马上押送三百万大洋来。瞬间被人敲掉七百万，财雄势大的赌城之主的傅人杰，也有点兜不转的感觉了。

* * *

叶金龙大步走入大堂，这里就如一间百货公司的商场，是赌场挣钱的主要地方。

如果说，这幢全城最高的建筑物，是傅人杰的王国，那傅人杰的经理室就是司令部，而三楼大堂则是这个王国的生产基地，不过生产的并非甚么实用的产品，而是白花花的钱银而已。

大堂中摆了几十张方桌，方桌上是各种款式不同的赌博玩意，但这时大致上还只是骰宝、番摊、天九等几种，其中又以骰宝为主。

叶金龙刚走入大堂，他立刻就发觉这里果然比平日热闹许多，特别是赌骰宝的十数桌，几乎每一桌都围满了大小赌徒。

叶金龙想也没想，便向其中一张最沉寂的骰宝桌走去。

叶金龙凭他的经验知道，赌客的实力强弱，是与他们的声音大小成反比的，赌徒的声音越大，他的实力就越小。

这是一张可坐十人的骰宝桌，在这张赌桌上上下注的人很少，来去就是三五个，但围观的人却很多，站在外围，犹如一道屏障，风雨难透，泼水不进。

叶金龙向赌桌的北面走去，那是通常庄家所站的位置，大概是取其“北面为王、余者为寇”的隐兆。

代表庄家摇骰盘的人，果然已全部换了清一色的须眉汉子，原来媚笑诱人的小姐，已不知调换到哪儿去了。

叶金龙的脚步忽然停住，因为他发觉，在这张桌上摇骰盘的，恰好是他的同乡兄弟鲁勇，他不想在这时打扰他，便站住了。

鲁勇这时把骰盘高高的举起来，他随即用力地摇了几摇，然后便砰的一声放下骰盘。“买啦！买啦！买大有大，买小有小！”他只说：“买大有大，买小有小”，而决不说“买大开大，买小开小”，因为这是赌场庄家的大忌。这时，有人下注了，是五百大洋买小。

鲁勇见下注的人很少，所下的注码也很少，便再次大声吆喝了一遍。

鲁勇第二次吆喝声刚落，有人立刻下注，是五万大洋买大。鲁勇的心不由一抖：老天爷！老佛爷！千拜万拜你了，求你可千万莫开这个见鬼的“大”哪！今早已输了二十万，若再输掉这五万，兄弟这碗饭就被敲碎了！

鲁勇的额角渗出汗珠，他的手也有点颤抖，但赌场的规矩是喝了第三遍，便得立刻开盘，决不能拖延，否则便失了赌场的信誉，他同样得背起包袱走人。

鲁勇无奈喝出第三遍，他心中只求有人在“小”上下大注码，如此就算输掉了“大”，那“小”的也可以赢回来。

但这桌的赌客似乎变成了泥雕木塑，谁也没再下注，外面的人欲跟进买“大”，却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穿过这堵人墙。

鲁勇知道已拖无可拖，无奈只好咬牙把骰盒盖狠狠向上一揭！

他的目光仅向下一溜，心就向下沉，血也似僵凝住了！那是“2、3、6”骰面，不幸恰恰是开中下注五万大洋的“大”！

庄家赢了买“小”的五百大洋，但却输了五万大洋，合计被敲去四万四千五百大洋！

鲁勇把白花花的大洋送出去，他的心就如被扯出胸腔，虽

然这些钱并非他自己的，但他深知，他送出去的等如他自己的饭碗。

鲁勇实在无勇气再摇骰盘了，他张目四顾，其他的赌桌兄弟也自顾不暇，谁也没余力来救他。

鲁勇急得几乎想哭，但他决不能哭，因为赌场的铁规是“欲哭无泪”。

“阿勇！”

就在此时，鲁勇的耳畔，忽然传入一声低呼，他一听这声调，便浑身一振，因为他知道是谁来了。

“是你，龙哥……徐师爷已有话传下来，说你荣登骰宝主任宝座……你快……龙哥！”鲁勇又喜又急，说话颠三倒四，但有一点他却是确定无疑的，就是“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”降临了！

叶金龙微微一笑，毅然的接过鲁勇手中的骰盘。

鲁勇登时浑身一松，就如卸去刚才捧着的是千斤烈火炉。但他立刻又替叶金龙担心，他这位“观音菩萨”，是否有足够法力降妖除魔。“龙哥……小心，这几日赌场活见鬼了！”鲁勇向叶金龙耳语道。

叶金龙淡然一笑，神色从容镇定，虽然他明知接手的是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会把他的一切，包括事业、前途、生命炸得粉碎。

“喂，大佬！刚才是男换女，现在是胡子换胡子，这合规矩么？”这时，围在旁边犹如屏风的人群中，有人发话了。

鲁勇心中正憋着一股闷气，一听便忍不住要发作。

叶金龙却呵呵一笑，道：“赌场规矩，谁坐北面谁就是庄家，甚么人坐上去，贵客无权干涉吧？”

发话的人重重地哼一声，沉声道：“这么说，便是庄家可以只手遮天啦！我就偏不信这个邪！”

这人的口气越来越硬，话声刚落，又双臂一挥，故意露一露他臂上横生的筋肉，及出拳的厉害，他显然武功底子不弱。

鲁勇亦是此道中打滚出来的，他一听便呼地向那人推出一掌，掌身虽然未及这人身上，但隔空撞击的掌力，已令这人胸口一窒，欲叫的一句话也被撞了回去。

那人脸色一变，但不肯示弱，正欲反击，却被另一位坐着下注的人制止住了。

“阿强，算啦，出来行走，求财并非求气，换就换啦，这是他们做庄家的权利，但客人当然也有权是否下注。”

叶金龙瞥一眼发话的人，发觉他正是刚才输了五百大洋的赌客。叶金龙心中一动，他与发话的两人显然是同一党的，但为甚么赢了钱的人，不反对换庄，输了钱的人却反而发作？

但这疑念只是在叶金龙心中一闪而过，因为他此时也根本无暇去细思，赌场打开门口做生意，骰盘就不能停止转动，否则就意味着关门歇业。

赌也是生意之一，只不过带有偏门的意味而已，因此它也要遵循做生意的规矩，至少表面的功夫你不能不做。

叶金龙开始摇骰盘了，他摇的手法与鲁勇又有不同，鲁勇的摇是狠猛而有力，但叶金龙的摇却是刚毅而沉着，就如他捧着的是一个生金出银的聚宝盆，他非要执着摇出他自己的声威、事业、前途不可似的。

叶金龙自信经他的摇动，骰盘内的三粒骰子，绝不可能停着不动，这才把骰盘向桌上稳稳的一放，略一摆手，沉声道：

“有赌未为输，各位，请下注！”

刚才输了五百大洋的赌客，这时却安然不动，决不肯抢先下注了。

倒是那赢了五万大洋的赌客，一位身子精瘦，活像猴儿的中年男子，就如赌出了豪气，猛地把注码一拍，道：“三千大洋！买大！”

那输了钱略胖的赌客，却不搭赢钱的顺风船，反而把注码一千大洋押在“小”上。

待客人再下了几注，叶金龙便咬牙把骰盘盖子一揭。鲁勇赶紧往骰子溜了一眼，他心中登时一松！开出来的点数是2、1、3“小”！换一句话说，即是庄家输二赢四，实赢二千大洋。

虽然数目不大，但到底是连日来庄家第一次挽回颓势！

叶金龙心中亦一喜，但他不敢怠慢，决然的乘胜追击，他决心在这一役中杀出自己在赌国的声威。

他很快又摇动骰盘了，很快又摆手示意赌客下注。

这时猴样的大赢家忽然抢先下注了，而且是三万的大注码。相反赢了小钱的胖子，却仅下了五百大洋，而且照样与大赢家唱对台戏，他下“大”，他就偏押在“小”上。

叶金龙的心陡地押紧了，因为这一盘输赢均非小数目，起码三四万大洋以上。

但不开盘是不行的，就算赌国之主傅人杰掌盘也不可以，除非你甘愿关上赌场的大门，否则喝过第三次就须立刻揭盅。

鲁勇咬牙不语，他这时根本不敢表示甚么，因为他知道叶金龙此时是代他受过。

叶金龙吸了一口气，略有侥幸似的猛地把骰盖一揭，这一揭之下，叶金龙的心也不由猛地一沉！

叶金龙只见到有两粒骰子，翻出来的是大黑点“6”！

这就已经足够令他心跳了，因为两个大黑“6”，已铁定是“十二点”——“大”了！

这一盘庄家赢一千大洋，输三万大洋，实输二万九千大洋！

虽然庄家稍挽颓势，但这结果依然很不美妙。

不幸这一种“输赢输赢……”的轮回，一直延续了一个下午。

整个结果很快便呈上傅人杰的案桌上了。

叶金龙也直挺挺的站在傅人杰的面前。

“你自己看看，金龙！如果你换了是我，你有什么话说！”傅人杰面无表情的把帐房报上来的核算报告，向办公桌上一掷，沉声道。

叶金龙往核算报告瞥了一眼，这上面的数字虽然很复杂，但叶金龙却立刻把所有的数字摄进脑里了，他的心也不由沉了下去。

核算报告上列出了每一位出台“荷官”的战绩，不幸所有“骰宝荷官”名下均是输钱的“红”字，最多的二十万，最少的也有十万八万，一天下来，庄家一共输掉接近一百万。

就连叶金龙自己名下，亦达十万的红色数字。

叶金龙沉默了，因为他已无话可说。

傅人杰瞥了叶金龙一眼，语带双关的道：“你是骰宝主任，金龙！你有话说么？”

叶金龙默然不语，因为他的确无话可说。